

人生难得是从容

■文/玉生烟

犀利中年

我的清醒始于中年。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。春林渐盛,春水初生,春风十里,皆不如我的新生。

天太热,食欲减,惟某店的稀饭,却有兴趣喝两碗。店中空调效果不行,小风扇虽呼呼直转,暑气却并未消减。但常见老板堂中坐定,笑脸相迎。门口停着代步工具,银色宝马。看上去人生淡定而从容。殊不知,多少惊涛骇浪,都已成谈笑间事。

去年偶识一名校化学博士,主业是做药,做得风生水起。因为机缘投资农业,养起了螃蟹。饶是博士,也竭尽艰难。他说做药一个月赚的钱,养螃蟹要一年才能赚到,隔行如隔山,但乐趣无穷。为了螃蟹,他两个月没能回家,妻子嗔他嫁给螃蟹算了。许久没有消息,以为他鸣金收兵了呢,不料最近接到其属下来电致谢,称螃蟹去年因为我们的帮忙销得很好。闲来无事他在岸边种了些香瓜,大小不等,特地托人送来几个,香了整个办公室。

从小到大,我最为佩服行事从容之人。我对从容最初的印象源于一老一少。老者,是初一地理老师朱良璧,教我们的时候年近六十,也有一说是七

十多了,因为教学极好,返聘的。当时年幼的我们迷糊地知道,朱老师在文革中历尽劫难。我对他的好感,一是觉得他的名字真心是好,二是他极瘦,却腰杆笔直,据称他曾因为不肯折腰而饱受折磨;三是因为他的怪。无论下多大的雨,他总是不撑伞,不疾不徐雨中从容而来,全不似别的老师,即便打着伞,也会虚虚促促地快步冲进教室。我们曾纳闷为何难见朱老师雨中狂奔的镜头,许是知道我们的好奇,有一回老师说,其实跑与不跑,淋的雨一样多。当时我不懂,现在还是不太懂。朱老师教的地理知识可能已散诸云烟,但他无论怎样都挺直的背,以及急雨中悠然而来的气度,对我影响至深。

少的那个就是初一时的亚,我的同路,最要好的同学。彼时我们每天上学要坐摆渡。穿过街道,还要拐一个长方形大鱼塘的三条边才能到达渡口。一班船等下来,个把小时,迟一班,到家天就会由擦黑变

成乌黑了。所以我们只要远远地看见长竹篙一点,大体判断下船在我们这边,就会拔足狂奔,但或者是判断有误,又或许是船公逗我们吧,常常是气喘吁吁地奔过去,船刚刚离岸,留下十分懊恼的我们。相当于我们每天都要来个1500米的赛跑,倒是真的为此跑出了几个校运会的长跑冠军。但是亚很少会跟着我们没头脑地往前蛮冲,她总是笃定地逍遥而来,看我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,笑笑。我就一直想不通,同样是12岁的小毛孩,她哪来的那份从容,她为什么就能判断出我们的狂奔是徒劳无功呢。还有,彼时乡下的路,逢雨便泥泞不堪,深一脚浅一脚,走一步,脚出来了,套鞋(雨鞋的别称)仍陷着的那种状态。当然我们那时都穿着大人的套鞋,所以泥路更是难行。但是亚不同,她有一双雪白的运动鞋,同样的泥路,她走过来,从来不像我那般狼狈,溅上去的泥点,她到河边稍作清洗,就非常干净。我羡慕了很久。

但是想想如果换我穿,估计还是会一脚泥。亚的家境应该不错,我们很含糊地听大人们说过,她的爷爷类似于莫言笔下生死疲劳中被错杀的地主,父亲是厂长,上有一哥一姐。看上去很不般配的母亲在亚高中时劳累而逝,父亲娶了个与她嫂子一般大的女子,自从继母进门,亚基本上不回那个家,或者说她就没有家了。之后,她读研读博,越走越远,远到异国他乡,远到我再也没有机会跟她探讨有关从容的话题。

这样一个急时代,每个人都行色匆匆,争着,抢着,赶着,闹着。闲,也只是偷得浮生半日;忙,又忙得一派茫然。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说从容,未免有些奢侈。从容,是历尽艰险后的豁然,是厚积薄发后的坦然,是看透世事后的淡然。它一定是有底气作支撑的,遇事不慌,处事泰然,行事有章法,是采菊东篱下的闲适,是谈笑有鸿儒的大气。人生难得是从容,它是我们许多人毕生都难以企及的境界。

神州由此分南北——太白山纪行之二

■文/朱凯生

凯风吹

凯风自南来。

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,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道。

度过半生,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之后,才渐渐明白,凯风拂过时已告诉我一切。

六里坡是登上太白山的通天道。从三合宫上来之后,坡度渐渐陡了起来,我们开始领教它的厉害。坡道笔直地往天上去,有的地方要不是有走过的痕迹,压根就想不到这是路。山道向前一拐,没路了,就顺着树根、石头往上爬。爬完一段,以为可以喘口气,哪知道山路还在头上,头上还有山,离山顶还远着呢。连续不断地爬升,有几段七十度的陡坡连登山杖都没法用,需要用手抓住树根或岩石往上爬。我们背着近三十多斤重的背包,非常吃力。这时,海拔已经超过了两千米,每攀登一步,都要付出极大的体力。

这一段攀爬,感觉呼吸跟不上,腿也有点发软,总担心会滚下去。向导和我同岁,却轻捷得像一只猴子,我也没见他张大嘴巴喘息过。他走在最前面,走一阵就停下来等我们,我一到他就走,捉迷藏似的。我发现,这对我们加快速度很有好处。我们休息时只要看不到向导,就不会休息很长时间。

中午,我们在一个山口停下休息。这里有一棵高大的落叶松,树下是不到一百平方米的一小块平地。在太白山上,这种平地珍贵得紧。我们都记得在昨天夜里扎营时就为找不到营地而大伤脑筋,最后不得已,我只好把树枝把土从高处向低处扒,花了半个小时才把营地大致弄平。尽管如此,睡觉时还是不停下滑,我在脚头横放了一根枯枝,再堆放两个石头,这样脚就顶在枯枝上面,睡觉时不至于滑下去。

经过一大片高山草甸时,到了老君殿。老君殿其实是一个用石块垒起来的简易神台。在这里,采药的山民会祭拜山神,祈求山神保佑。看到这简陋的神台,我们没有一丝讥笑,相反,都在神台前站了一会,表达了我们的敬意。在这里,山坡上的植被已由阔叶林变为针叶

林。再往前走,山坡地表土壤很少,基本上是长满苔藓的石头,却生长着高大的落叶松和低矮的高山杜鹃,松树在岩石缝隙里生长,高山杜鹃破岩而立,它们绿芽初现,都在积雪中孕育着新一轮生命的绽放。

没走多久,前面出现了巨大的石河。大的比耕牛般还大,小的比野狗还小的岩石,层层叠叠,一个挨一个,从山坡上呈河状直泻而下,非常壮观。过了第一道石河,剧烈的爬升又开始了,但这已不是六里坡,而是二里坡。这个坡爬的也非常累,但我们已经感觉不到累了,只是机械地走着,没什么力气看风景了,美丽的风景只是个陪衬,登顶才是最终目的。

就这样走着,终于到了南天门。南天门很小,一片草甸中建了一座木结构的庙宇,也就几十个平方左右。里面正中供着菩萨,两边靠墙的位置各

有一排通铺,供登山者住宿。门左边有一把长木梯连着上面的阁楼,门右边有一铁板做的灶台,支着一口铁锅,冬天烧砍来的冰块,夏天烧打来的泉水。我们卸下背包,开始找水吃东西。我花了两块钱,买了1升开水。但老板娘不收硬币,理由是太重,带到山下不容易,还会丢。我哭笑不得,说了半天好话,她才勉强收下。

在南天门,我们见到了来自镇江的两个驴友,大家兴高采烈地打招呼,很有他乡遇故知的味道。华夏曾经在《镇江日报》上有个文化之旅专栏,专门写镇江文化遗迹考察游记,这对挖掘镇江文化遗存、提升镇江文化品位是很有意义的。网友老顽童是个摄影师,我在网上看过他的很多照片,所以对他们表示了由衷的敬意。

因为遇到大风雪,他们没有登顶,计划从南坡下山。我们互相祝了好运,各自赶路。

写作的女人

■文/文靖

生活原香

年华向晚,初心不丢,流年里摇曳的原香最是怦然心动。

某天,坐在座位上,不想写材料,找人聊天是个费劲的事,罗曼·罗兰了解:“你们的谈话成了两条七扭八歪的曲线,就那么凄凉地、乏力地延伸下去……”所以,我能做的,就是等待自愈。

前世作孽多,今生搞写作。小芳说:“你这眉心长痘,和饮食无关,是心里压着事。”一语点醒梦中人。五月份信息化考试,我花了七个晚上恶补,考完整个人就颓废了,脑子里盘桓最多的是准备“二进宫”。一个多月后查询成绩,完全不敢相信,怕一眨眼,老母鸡变成鸭,少了一分。这个刚刚好的分数,带给我的不啻于冰天雪地之后的春暖花开,因为做文字工作的女人的时间,就像青春一样宝贵。

小芳是美容师,我头痛肉痛骨头痛,都去找她。她建议我做精油开背。她疾风骤雨把一套

推拿手法一气呵成,笑着问我:“是不是觉得后院着火了?”我这才敢出声:“可不是,噤里啪啦噤中了九阴真经掌。”

小芳的手法果然管用,第二天背上就轻松了。于是人生又有了战斗力。维特根斯坦说,唯一能改变世界的,就是让自己更好。写作是一个由男性占据主导的公共空间,但是也有话是这么说的:一个女人不干什么的时候你远远不知道她能干出什么。女人一旦进入写作状态,也是相当危险的。此处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求不得天下大一统。

斯特凡·博尔曼有一本书,《写作的女人危险》,我觉得,写作的女人有两类,危险不能一概而论。一类是写作的母亲,她们不可能抽身找个僻静处,待个两三月,进行一场奢华的

创作。德国女作家伊丽莎白·朗格斯尔,六个孩子的母亲,每天上午要从写字台前抽身准备午餐,下午又必须让孩子们保持安静,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她吐露:“日复一日,家务劳动越来越繁重,总是榨干我最后一丝力气。”西尔维亚·普拉斯总在清晨五点就开始写诗,这时她的孩子们还没有醒来。萨冈也曾说,那些故事几乎都是在熨衣服或洗茶杯的时候构思出来的。

还有一类,她们没有做过母亲,或者根本无心做母亲。想必这才是危险之处。比如萧红,作为文学洛神那是没得说,但作为母亲,她是失败的。先是抛弃了亲生女儿,而后对于一个大大胖小子的离奇死亡也没有太大悲恸。一个那么坚强的女性,不可能担当不起母亲的

责任。她的危险在于——精神太漂泊了。还有张爱玲,和两任丈夫的两个孩子,都没留下。如果张爱玲有孩子,她的后半段人生有可能改写。遗憾的是,她只想做女人,不想做母亲。她活在脆弱的自尊里。

写作的女人流露出的气质,是与生俱来的距离、抵抗、不可捉摸、不可侵犯……为此,她们大概注定要进化为妖孽。前者,不修炼为妖孽怕是活不下来;后者则是天生的妖孽。做文字工作的我的切身体会是,没有十八般武艺在身,不宜写作。不然,如何在家与工作之间找到一个平衡,如何在母爱与文字之间达成统一,如何在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之间自由穿越——与其让“如何”折磨,不如守着一锅水煮肉,以免烧焦了。



小山楼

A15

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广佳